



# 卢勋之约

公子兮

明嘉靖十一年,卢勋四十岁,正值人生不惑之年。对一个男人来说,这是个不算年轻也不算年老的年龄。这一年,卢勋中了进士,他没有像中举的范进那样高兴得疯掉,而是淡定地站在广济寺前,看着斜阳下的古竹村,鸡犬相闻,村妇采桑,村夫种麻,黄发垂髫,一派怡然自乐的生活景象。卢勋长叹一声,他多少有些舍不得离开这里。这是一个桃花源一样的好地方,他在此虚度了人生的一半,不在乎继续虚度下去。可是此时的他却意外地中了进士,面对即将踏入的仕途,他不知道此去是欢喜还是悲伤。

那个暮晚,卢勋一直站在广济寺前,全然忘记了天之将黑,人之将老。后来一阵风吹得松枝乱晃,几只飞鸟鸣叫着掠过天空。卢勋抬头之际,看见一盘圆月正从东山缓缓升起,他被那轮苍白的月亮吓了一跳,怎么会有那么大?不出声地悬挂在那里,又凉又白,像一个紧张的圆盘,简直能把人吸进去。作为一介读书人,卢勋有时也会夜观天象,但他从没有弄明白月亮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常言道,月满即亏,他人生的月亮,即将一点一点地圆满起来。他还看不见月落乌啼的结局,看不见自己终归有一天要徒劳地重回广济寺。人有时候就像一场风一样毫无意义,风从广济寺吹过,呼啦呼啦绕地球一周,最后又回到广济寺,使劲拍打着松木的寺门。那一年四十岁的卢勋还没有不惑,他转身关上吱呀作响的寺门开始整理行装。他不知道,从此后,无论他赴京任太常博士,还是升迁礼部给事,从三品到二品最后官至一品升至南京刑部尚书,广济寺的这一轮明月,都在他头顶明晃晃地紧追不舍。有时候它在他的身外空悬,有时候又在他的体内冰凉地滑落。而广济寺,这座隐于江南小小洞窟中的寺庙,成了他安放灵魂的地方,官场尔虞我诈疲累之时,那空谷的一朵兰花,那通往空门的山路,那一盏佛前的长明灯,都在半掩的寺门里安静地等着他。

古代无大事,古代就是有大事,我也无从知晓。当我来到广济寺,我只是想站在卢勋站过的寺门前,看一眼东山上上升起的月亮。我想象它曾怎样照耀过这个昔日的进士。假若卢勋从不曾中过进士,也许他会一直在此

安心地当他的教书先生,而不是被权臣严嵩所牵累,最后弹劾免官静悄悄回到故里。

照理卢勋是个进士,并且官至一品,他应该像陈亮那样被人传颂,但永康却几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他的名字。这不奇怪,卢勋非永康人,乃永康隔壁缙云县白竹场村人,因为家境窘困,幼时被母亲送到永康古竹村的外祖父家求学,外祖父是个小地主,家有长工,有仆人。卢勋上学时学堂就设在仙岩下的广济寺。据资料记载,广济寺位于古竹村西,始建于明朝天顺年间。佛殿依托洞窟而建,供毗卢遮那佛。寺庙规模不大,住僧亦不多。大多时候,寺庙被当做学堂使用。一边是先生在教孩童识文断字,一边是和尚打坐念经。卢勋小时候就在广济寺中读书,而且性顽劣,经常借撒尿出去玩耍。一日,卢勋真要小便,先生以为假装,不许,卢勋就在书房墙角上解决。还好那时候没有女生。先生很是气恼,出一对要对卢勋对,对好了可以不罚。先生出的上联是:小子撒尿,画枯松于粉壁。卢勋随口对出下联:大人放屁,响爆竹在华堂。

卢勋在中进士之前,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生活在永康古竹村的,想来一介书生,屡考不中,无以谋生,学成之后也只能在广济寺当教书先生,他门下的学生,多为临近村子的孩童。他与广济寺僧人,也应关系密切。想他初为官时,也还正直,能够手握重权,不计亲疏,力劾权奸,真给事的美称在朝中曾经广被传颂。但卢勋后期,官大势大,加之依附严嵩,终被牵累,《国权》有记载,严嵩归至南昌的第二天卢勋即被劾免。他逃脱不了与严嵩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定位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这是明朝官场规则,也是卢勋的幸或者不幸。在《缙云县志》和《处州府志》中对卢勋的记录讳莫如深,个人传记也是语焉不长,寥寥几笔。就是在卢氏419万字的宗谱中,也无一字传录,无一字赞颂,一方面与祖训“建功不居功”有关,但更多的,或许与他遭劾有关。

古竹村有我中学时的一位语文老师,教我时间不长,仅一年多,但我一直记得他。说起来他算得上和卢勋同行,他是个真书生,不善言语,更不懂官场。我曾向老师打听卢勋。但嘉靖于

今日而言是个多么遥远的时代,村中少有人知道卢勋,博学的老师也只略知道一些,比如,卢勋告老回乡后,朝廷拨款给修建了尚书房尚书坊。此建筑至今留存白竹场村,虽然破旧,但仍可看见留存的牌坊雕刻着“鲤鱼跃龙门”“狮子捧球”“麒麟吐火”等图案。牌坊的四周,堆着破损的石刻,从石刻上,也可以看见花鸟、竹石、龙凤等,甚至棋盘上的棋子也粒粒再现。卢勋有三子,皆为官。卢勋对广济寺,是有感情的吧,他晚年常在广济寺召集一帮文友聚会,大家问禅说茶,说诗文,很是热闹。广济寺也因了卢勋一时人气聚集,仙岩瀑布下笑语喧哗。就连洞窟中的菩萨也香火旺盛起来,人们传说这里的菩萨能保佑读书人考中科举。卢勋死后,广济寺开始沉寂,之后很多年,广济寺一直寂寂无声,到了明朝天启年间,广济寺因无住僧而迅速衰败,洞窟在明月清风中重回了自然。

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广济寺,是1993年重建的,寺庙虽小,但因了苍天古木和天然的洞窟,给人一种幽远而宁静的古朴,尤其是崖壁上飞落的瀑布,雨天气势滂沱,晴天则如一线琴弦,被风吹出空灵的琴音。在《永康古今佛寺庵》这本书中,关于广济寺的描述,最后一句是“古时广济寺住僧已无考。今天广济寺的几个住僧却是有的,皆缘师父安徽人氏,身长八尺,眉宽面慈,一副菩萨相,他带着几个徒弟自己动手修补僧舍,自己烧柴做饭,并且每日洒扫石阶,拂拭殿堂。广济寺似乎重又回到了卢勋的嘉靖年间。那个官场失意的人最终在广济寺找到了灵魂的归宿,他在仙岩的石壁上题下的诗句,如今墨迹幻化成蝴蝶已经飞走。正如我此时看见的,落花正在落,流水在流。寺庙的经声穿过人间,某种遥远的东西,正穿越时空而来。卢勋大人,万物都已归于沉寂,往事已隔了三生。但寺还在,故事还在流传,人世还在山高水长。”

<b>素满楼</b> <b>素香楼</b>	
滋味素食 着心悦身	
<b>素满楼自助素食餐厅</b> 地址: 高洲路2幢7号 (市府广场旁高洲大门进入左侧停车场) 电话: 13758982788 682788	<b>素香楼自助素食餐厅</b> 地址: 龙川中路6-8号 电话: 13566714747 378026

# 为什么而读书

应勇

为什么而读书,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老问题了,但凡读过书的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。但你的答案是否体现和渗透了读书学习目的性教育中最为根本的“学为成人”,以及相应的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内容,就很有些可疑了。

谓予不信,不妨联想一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些现象:大街小巷、公园等公共场地大人小孩随地丢弃塑料袋、果皮、烟蒂等垃圾;公交车、地铁等处热恋中的情侣公然激情示爱,做出一些不堪入目的动作;办公室、会议室、餐厅等场所明明贴着禁烟标志,可我们的瘾君子偏偏照例吞云吐雾,罔顾他人感受。凡此种种,真让人不胜唏嘘。显然,这当中的成年人都是读过书的,其中很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,也不乏为人师表者。这至少可以说明这些所谓的读书人,所读的还只限于那本“有字书”,即所谓为“稻粱谋”的专业书、教科书、作业书、考试

书,而关乎安身立命的“无字书”则基本没读,要让他们知行合一又谈何容易呢。

明乎此,我们也就不会惊讶于那些频频见于各种媒体的负面新闻了。可见,我们的教育,包括家庭教育,在内容、方式方法和评价标准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与缺失有多严重。经过五四时期“矫枉过正”的冲击和文革中砸烂“封资修”、大革文化命的浩劫,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,这为人处事根本的“八端”也被当作封建糟粕而批倒批臭,忘记,甚至根本就没有过这为人“八端”之记忆者为人父母之后,又何以对子女言传身教,更遑论让孩子怎样守住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的底线了。

诚然,也不能因此而否认我们这个社会确有不少“洞明世事,练达人情”的所谓“精明人”,他们对做人这本“无字大书”的精通程度,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的。像不久前热播的根据周

梅森同名小说改编的55集电视剧中那位“凤凰男”祈同伟,从“缉毒英雄”到走上“不归路”,探究这类人身败名裂的原因,恐怕还是在于其“读书”目的的过于物质化,忽视了“心灵之书”的阅读与思考,任由心灵园地上长满荒草荆棘。借用纪伯伦的一句诗来说,就是“走了太远太远的路,却忘记了为何出发”。

行文至此,忽然想起孔夫子“古之学也为己,今之学也为人”这句话来,翻成白话也就是说,古人读书学习是为了修养自己的德行,今人读书学习是为了炫耀于人。看来老先生那个时代似乎也存在着为功利而读书的浮躁病呢,所以得弹弹这“古调”,敲打或点拨一下他的弟子们。当然,这“古调”、“古法”有如农夫种田,急不得,火不得。这在饮食文化上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,而教育以及个人读书修养上是否也需要从追问目的开始,下一番“慢功夫”呢?相信读者诸君自有明晰。

## 康桥水郡

Cambridge Water House  
小桥别院, 我的康桥水郡

状元故里 诗意栖居

作家走进康桥诗文选登

## 何山川诗二首

何山川

### 我们走进康桥水郡的时候

风吹了过来,又吹了过去。  
章锦水带着我们走进康桥水郡的时候  
天空悬浮着一只巨大的桃花水母。  
阳光照耀下,她的肉体非常非常通透  
通透成了一种空。  
我独自走进一个院子,里面蔷薇的睡衣  
滑落  
离开康桥水郡后,我怀疑它可能是  
风在尘世中吹出来的一个崭新的事物。

### 在康桥水郡 我有一张宽大的书桌

在康桥水郡,我有一张宽大的书桌。  
书桌上有月亮。蜂巢。给你刚写了一半的信。  
我在干净的院子里坐着,  
花瓣,时不时落在她宝石蓝的裙子上。  
我的女人,每天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。  
有时会陪我去永康江边看落日。  
我一个人  
在普明禅寺听经的时候,太平湖  
总是波平如镜。  
在康桥水郡,我习惯了等候,  
等候一个春天,  
等候一个秋天,  
等候白雪慢慢地覆盖向远处的青山。

### 普明禅寺·休憩

吕焯

来不及,坐下,  
佛祖已频频向我点头,  
我看见了。

一株鲜花,浮在手里,  
我笨拙的身躯显得很轻,  
花无力牵引。

菩萨的目光装下山外的世界,  
南面的湖水,  
阳光下沉默不语。  
翻滚的热浪隐入水的深处。

高大笔直的栋梁,  
像我来时路,  
四十以后,许多杂事不再羁绊我的马蹄。

佛茶清香袅袅,  
那些让内心结疤的物质,松开再松开。  
有些人事,失去后就会懂得守护。

我很想再做一天的佛,在康桥水郡,  
让归隐换成另外的黄昏,  
一阵阵田园的蛙声正穿过门厅。

## 百年山川

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

山川大药房

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 
电话: 0579-87830120 87126908  
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 
电话: 0579-87117752